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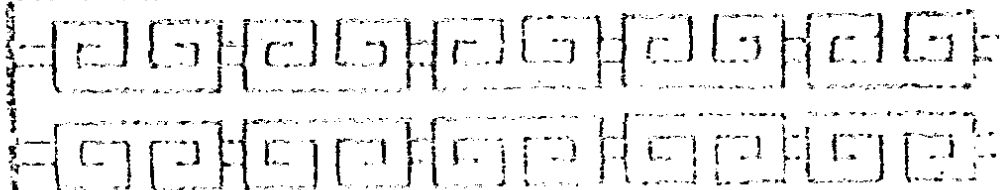
大楚報快讀文庫

第一號

苗是怎樣的成長的

關永吉作

大
楚
報
社



前記

我沒有想到這本小書能在漢口出版，中國是這樣的大，住在北平的我的屋子裏的時候，我不能想像出漢口是什麼樣子的，我第一天看見這個城市，那飛機降落的時候，我發見它的週圍有阿剌伯毛毯似的沙田，我想，它必是可愛的罷。它果然是可愛的，長江上的朝霧很迷人，那種風，只有靠近水邊才有的濕冷的像飄着細雨的風，也是親切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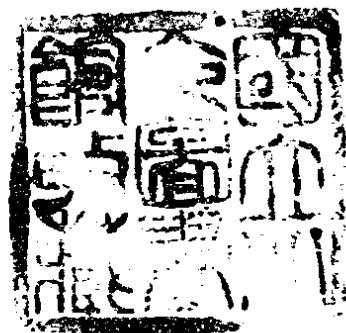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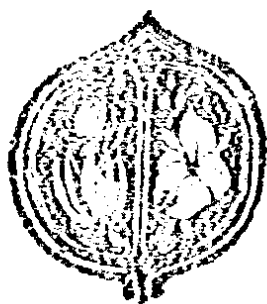
我也曾想起家來，那些地方我總不能忘記，因為它於我是太熟悉了，偶然由一位新認識的朋友那裏找到創作連發第一輯，翻出這篇東西來，是簡略的片段的速寫，我生長在那裏的大平原和三角淀，也正像這裏的沙田與長江一樣的可愛，廣遠而且雄大。我應該印出來送給這裏的人們。

農民，他們是一樣的，在大地裏，他們會好好生活的。

關家吉記，一九三五年二月二十五日。

苗是怎樣長成的

關永吉



種子種於適當的土壤，並有適當的溫度，陽光和水分時，

便發芽……成長……。

——植物學

宋有才坐在田壟上，他的田依傍着一條河汊子，春天的河水正在流，自由而且愉快。

2

大地開始發酵了，到處蒸發着含有米酒氣味的香霧，泥土和去年春天一樣，臉色又由蒼白的灰褐色變得紅潤，——又變成黑色，——大地，正是巨人（神靈、上帝、或自然之母）釀造的一罐麵醬，那種山西人或是冀魯大平原的農民所釀造的雜有黃豆的麵醬；香而且甜。一切都是生動的，活躍的，欣喜的。葦筍潑刺的用它長矛扎破地面，小草生長在每個富有陽光的角落，而那遠處，向西方大約二百步外的沼地，現在是一片汪洋大海，站在田壟上可以望見那裏正起着波濤，有成羣的水鴨子在浪花裏飛起來盤旋於空際，又畫着弧線猛古丁的扎到水裏去。——這一切，又都籠罩並且陪襯在旁邊的蔚藍色的天幕之下，以致於恰當得這樣，這一切極致的合調，超過了每一個知名的成功的藝術家之出色的藝術品。

田壩是暖濕的，宋有才坐在潮濕的土地上，他感到有一股無比的熱力由泥土裏一直升達到他的胃腑，並傳播於全身每一個毛孔；他不是一個年青的人了，今年，他忽然感到一種突來的衰老，當冬天喝着白薯麵粥，他曾經慨嘆過白色的頭髮已經多過黑色的頭髮，而且，他時時痛苦於無力和疲乏之中；他的腰有點酸疼，他想年青的時候，他是怎樣一個莊稼人呢，像牛一樣……他幾乎不敢再想了，那是春天的夢呀！

每當他懷具這樣的感情和家族在一塊享用可憐的晚餐，他往往總是不忍心再多吃一點，他忍耐着只吃平常食量的八成或是七成，留一點饅頭分給別人。他的意思是說，讓大夥的壽命都延長一點，甚至別人比他多活幾年，就是這樣的年景嘍！他一邊嘮叨這年月不好，一邊生氣的咒罵着他週圍的一切。——沒有人能夠安定的生活，女人和孩子們因為多吃了乾野菜和地梨粉都在浮腫着臉，有的大腿腫脹着和象腿似的，如乾旱的田地一樣，拔開着可怕的龜紋，小伙子們像患着黃疸病，他們是蒼白，貧困，無力的眼睛纏滿着紅絲，可又都貪婪的吸吸着菜粥，好像正因為沒有食糧的緣故他們才變得是這樣的饑。

「一治一亂聖人留，……老天爺，這是要收割這一方的百姓唄！」

宋有才狠狠的吐一口唾沫，有一群水鴨子在他頭上飛過，牠們叫着，嘈雜着。

他重又把小烟袋點上火，小心的把火石火鍵掖在搭袍裏。

潮濕的泥土很香，這使農民們愉快而且興奮，他用枯槁像一段樹枝的手指頭挖着田壩的泥，又毫無目的的把一團黑土拋到畦裏去。

「今年是一個好年景！」

他很自信的這麼想着，望着白烟由他的小烟袋裏冉冉上升，和天空，自然，原野，一至於他自己溶成一片。

「老天不負苦人心呢，」他嘆息着：「我們是莊稼人，受天氣罷，……這土可是好土。」他的信念堅實而且熱烈，對於大地的信賴是如此的深，恰如虔誠的教徒對於他的教主。有多少思想在他的夢境裏變幻着生長着，他計算着種子的價錢，可能的勞力和收穫時候的喜悅，這是大地的忠誠的子民，他生活着，耕種着，從童年一直到耄耋。田地和他老朋友，他對於莊稼真是太熟悉了，他的大手撫育着田禾由發芽到成長。

「嗯……。」

他滿足的吸着他的小烟袋，嘆息着。

有一隻褐色的野兔在他身後驚慌的奔跑，很快便沒入地平線的後面。泥水的遠方先露出一角白帆，以後，整個帆影由水裏划出來，一隻「集船」(註一)悠然的向碼頭航去，後面，又是一隻。在碼頭的近處，則有四隻——也許是五隻「幫搖」(註二)躍躍着，它們時出時現在堤岸之外，越近反而越是看不清楚。

(註一) 定期的航船，載客人和貨物到鎮上和天津去的。

(註二) 小划子。

「全都要活着，而且都想發財致富。」

他向他自己說，嘲笑的，愉悅着他的哲學的發現。他想，人們就是這麼一回事，吃飯；如果好一點的時候，便打幾斤肉吃；更好一點，生活安定下來，就想到兒子呀孫子呀！要爲他們掙下產業，使他們也可以吃肉，也可以安定的生活，而不致於苦着臉子吸取黑色的藥粥。於是，他們也生男養女，也成家立業，也打算着發財致富，人們，就是如此而已。

宋有才，這個被生活揉搓得發糊了的農人，有着沉鬱的性格，當他想着什麼事情的時候，永遠是呆坐着，叨着小煙袋，而幾乎是發痴的望着遠闊的天空。

「真是個好天氣！」

他自言自語的說，同時彷彿恐怕有什麼人聽見，發現他的祕密；清明前後有這樣的好天氣，這滿是豐收的兆頭。

他於是喘了一口氣，這幾年可把人們磨練壞了，誰也沒有想到世界會一下子就變成這麼個樣子，一切都丟了標準，不管是幾十年或是幾百年的規矩或習慣，只要有人說：宋有才，你把牛宰了罷，牛肉比豆腐好吃呢，他也會找一把刀子把牛殺掉，自然他現在已經沒有牛了，而且要是四五年以前，他會給這樣說話的人一個嘴吧。鎮甸宰牛的人都被農人們看不起，宋有才年輕的時候祖母還訓誡過不許吃牛肉，現在的世界是：一切老話都不能算數了，沒有人再想念着那些了，誰也不記得他們的祖先了，大家都忘了。

要緊的是糧食，不管怎樣的糧食或是應該作什麼用的糧食，大家爭奪糧食，鹽取脂，彼此

偷偷的各人發起各人可以維持着延續生命的一份；一切勞動，讓給，和別心的事情，就是這樣的問題，很簡單，人們很快就把別的事情都忘了。別的什麼都停止了。村裏的小學停了課，先生和學生都種地去了，連鎖上的商人也把仿效天津式樣的玻璃窗戶用磚堵起來，幹着販賣糧食的生意。

宋有才記得清清楚楚，正是日子一天比一天好，那時候，大兒子娶了一房像小馬駒似的媳婦，不到兩年他就抱着孫子在廟台上和隣人們誇嘴，受着衆人的羨慕和恭維；冬天把田贖出來，他自己有了六畝地。女人們操作着，吃着自家收割的糧食，還能有精力和本錢一天趕出三張丈二（註三），連老二宋混也是個好手，又快又仔細，每集進疋不算太少的藍錢，花四塊錢給宋溥——他的十六歲的姑娘——買回一件八成新大襖的時候，一家人是很溫暖的，……莊稼人，宋有才在代賣生藥的保和堂雜貨店請了一張「全神」，過年的那一回他還大方的買了雙紅洋紙的春聯和足有二斤的年臘。

「這年月，」他狠毒的咒罵着：「活了五十多歲也沒有見過呀！一尺藍布九塊錢（註四）

（註三）冀中三角淀地帶的農民，唯一的副業是用葦草織作蓆子，丈二和丈八等等都是蓆子的名子。

（註四）聯合準備銀行發行的聯銀卷，這是民國三十一年那時候的價格，其後物價更是高漲了。

，……九塊錢買口頂體面的母親。」

日子像爬一隻沒有止境的梯子，爬着的人愈到了高處才愈感到離開地面是真遠真危險，可是也就更容易退回到地面。大家都在戰戰兢兢的仍舊爬着，一直向上爬着，假裝着以爲也許那上面倒是比平地還平坦而且豐饒。只好小心謹慎，忍耐着，只要還能活着，就活着。菜粥和樹皮也滿足的站在梯子頂上，並且希望着，等待着將來的好日子。

「不會這樣下去的，」宋有才的堂兄宋得才高聲的叫道：「你們聽見傳言了沒有？」

這人和宋有才的意見完全相反，他們不只性格不同，就是相貌也有顯著的差異，他的面而胖的身體使人看起來總覺得他是狡詐而且陰險，可是他實在是很大方的，並且他到過很多地方，他在農閒的時候便販賣乾粉。（註五）

人們吃驚的望着這宣傳家。

「你們上東子牙鎖看看去罷，」他說，在廣場上跳着並且壓低着嗓子，東子牙鎖去了販剪刀的人，不當時收錢，你儘可留他的貨，五十把或是一百把，他到小米兩塊錢一石的還才向你收錢。」

人們對這樣的奇談絲毫不感興趣，因爲類似這樣的謠言和揣測已經聽到無數次，而且已有過好幾年了，人們早已不信而且麻木了。

（註五）用絲豆的麵作的粉條。

可是大家仍舊希望有人這樣留書，乾粉商人宋得才便跑到他弟弟的家裏去問道：

「你以爲怎麼樣？你聽見什麼消息了嗎？」

「我自然是不好過呀！不比你人口單單的，十斤麵吃半月，我這裏呢，你還不知道嗎？」有才看見老大家的正在眼前，怕媳婦介意，趕緊補充了說：

「受苦力氣的就吃得多唄，宋祥有着事，又是念書的底子，何是念過書的有個資格，不是麼！」

乾粉商人希望別人相信他的消息，如此他能有一種快感，人類往往都有一種嗜好，這個農民的嗜好好像就是願意得到別人的過份的信任。

「就要好了哩！」

他很自信的在他的家族間宣佈着，他幽默的對宋有才的女人說：

「瞎子，你多吃菜粥吧，用不着半年，你想吃點菜粥解解饞都少了，白米白麵堆如山，香油醬油可掙船，都編出歇詞來了，南十八村，沒有人不知道呢，說是什麼道會扶乩占出來的……我們可總算熬出來了！」

有一次他又在無聊的滿足他自己的這種「精神的愉悅」，那個宋湜却剛剛回來，沒有人不知道宋得才的善於宣傳他自己的天才，宋湜問他說：

「你以爲什麼都會仍舊和從前一樣麼？」

宋得才被問得很窘，因爲他也不知道將來怎樣，他只是希望將來好起來，因爲大家都

在希望將來好起來。

「不能像從前一樣了」，宋湜嘲諷的對他伯伯說道：「永遠不能像從前一樣了，你還不明白罷，你去問問賣剪刀的去罷！」

大家爲此大笑起來。

等宋得才走掉的時候，有才家的說：「真是個有福氣的人，孩子作着事，有吃有喝，只要老天爺收一點，一年的糧食够吃的了……這不是很好的麼，可以每天到外邊說點新鮮事兒……。」

宋祥在鎮公所當書記，這使他的爸爸驕傲而且自滿，宋得才常常由鎮上回來的時候講述鎮長賞識他兒子的聰明和才幹。並且這個村裏唯一留着分頭的青年有時候回家也穿着軍裝；這使青年的姑娘們爲之擾動，大家偷偷的在背後當成議論的材料。他是宋得才的獨生子，始終還沒有說成一門親事。在補着一個保衛團團丁的名子，吃一份半軍餉。

可是不知道怎樣一來，只有鬼才能想到的理由，這個可貴的青年死掉了，對此流言甚多，農民們發揮了他們可能的想像，有人說他受了流彈，有人說是被汽車輾死了，還有人說他不過多吃了鎮公所的「公嘴」而又不小心喝了涼茶，一場夾陰傷寒喪了性命。然而更多的謠傳是說他跟團上的幾個弟兄們瞎荒唐，整天到大屁股翠的土窖子裏找便宜，被那個狠毒的老鴿子使了心眼，長了一身見不得人的病活活爛死的。然而無論如何，總是死掉了，並且沒有運回屍首來，更重要的是宋得才只有他一個，這個無法補救的大損失使宋得才的曉舌又多了

一半，而他的女人，每在十字路口燒紙，一定要哭暈幾回。

「這不是很好的事嗎。」

有一回宋有才向他的家族說，——他永遠和他的哥哥意見不合！——「這樣的年月，少一個人倒最少一個人的澆裏。」

「你一點不替大伯伯想，」有才家的顫聲的惋惜着：「他只有一個兒子，一個兒子，什麼也沒有了，……老年喪子呀。」

女人是軟弱多病的，她整個軀幹枯瘦得如一段乾壞了的番薯。他的大兒子在戰爭的第二年就失蹤了，誰也不知道那個孤僻的男子究竟是失落在什麼地方，從沒有收到一封信或是一個可靠的消息，她祈求了觀音菩薩也在有靈驗的關帝廟求了靈籤，而且她的淚水把她的眼睛也浸壞了，如此她有了見風流淚的毛病，可是她的大兒子始終不能回到她的家來了。

她對宋得才所遭受的命運是同情的，雖然她實在憎惡這個古怪皮氣的大伯子，她恐懼而且滿足的向他的男人說：

「他們只賸掉兩個人了，沒有人承嗣他們的香煙了。」

「還承嗣什麼香煙，狗屁香煙，大家都得一塊餓死，誰也不用打算活着了，……糧食呀！沒有糧食呀！菜粥比死掉還有什麼貪頭嗎！」

宋有才在女人面前嘮叨着，大家吃不飽，可是脾氣却是越來越弄得焦躁。他喊着說：

「誰還有錢到墳頭上燒紙！」

然而當他安靜下來的時候他就想，倒是比得才幸福，雖然受苦，不是還會有好年月，可是完了，只要年成好，收上三年五年，老二討上個媳婦，給宋溥說個人家，找個門當戶對的……子也就大起來了，……慢慢的，慢慢的總會好起來，莊稼人總是要受累呢，吃着辛苦一點是苦一點，都在受苦喝菜粥，又不是一家兩家，……可是終究年月會好的……

「一定會好的。」

他的信心比相信他的土地還堅強。

「義和團吶，直奉戰吶，國民軍吶，……戰爭，殺人，抓夫，徵稅，……」

平了，只要是年月太平……」

他計算着田地的收成和現在行市所可以賣得的代價。

宋有才重新掏出火鏈和火石，碰出了火花之後，他沉重的吸着他的小煙袋。太陽晒在他的脊背上，灼熱而且痛癢，他望見地平線的四周在蒸騰着熱氣，旱地倒比澆水上的風氣更濃。他一口一口的吐着白色的烟，像一段呆木頭坐在田壩上，野鴨子沒有重視他的存在，在他的近處和遠處放肆的飛着，叫着，嘈雜着。

土地蒸發着醉人的香氣。

二

宋有才父子間對於耕種的問題，有着不能夠調解的意見。

清明過去了，大地已經恢復了原有的健康，在酷寒的冬天掙扎過來的小麥現在是愉快的生長着，這綠色的原野包圍了村落，並且頑強的敵視着三角淀的淀水。大清河的春水並不凶猛，它有氣無力的流向白洋淀中，浸潤着蘆葦的根部並且養育着成千成萬白色像雪一樣的鴨子。淀水是清冽的，站在堤岸上可以望見被水浸沒的舊日的田禾的根子和割脹的高粱和玉黍薯的莖。

被人們稱爲「文安窪」的這個盆地，面積是有七十方里，西南角上連通着滹沱河的上流，西北部與大清河接壤，北部自從填台村的石閘崩塌了以後，幾年來已經和三角淀接連成一片，農民沒有力量修覆這個鉅大的工程，除去經濟的原因之外，還糾纏着政治的原因，所以現在已經分不清三角淀和文安窪的界限了。事實上文安窪和三角淀已經成爲一對有美惡面孔却又患着腸胃病的姊妹，她們宣洩兩個河流的洪水，蓄積起來使這兩個河流的下遊不致在冬天乾枯。有名的文安窪的沃土犧牲在自然的殘暴之下，文安窪終年浸泡在水裏，農村的生活十年來發生着劇烈的變化，農民離開他們祖宗的產業，到天津和關外隨便找一個出賣勞力的小販，焦燥的盼望着有人能去重新修覆起堤岸和堤閘來。只有還沒有離村的少數農民，在享受着大清河與子牙河的賜與，魚蝦和黃土。黃土淤積在低窪的盆地裏，肥沃而且厚實，只要淀水稍微小一點或是並不太少的時候，栽植起西河稻來，能賺到平常田地五倍的價錢。那稻米又肥又香，是一種出色的品種，一有了這樣的機會，農民們就紛紛還鄉，來開採他們的命運的礦石，以致於有了這樣的口號，說什麼「收了文安窪，十年不還家。」只要有一次收成

，够他們在外鄉生活十年的。

今年又是一窪好水，從冬天人們就盼望着老天爺給他們一個機會，大家喝着茶，安排着，忍耐着，等着春天的到來。

水恰好正是栽植稻子的深度，不大也不小，天氣也是滿好的，難得的好條件現在都有了，農人們忙起來了，大家議論着，爭吵着，到處找地主和田，找購買稻種的本錢，借貸！。地主因為戰爭和治安的關係，都移住在縣城和鎮甸上，更有錢的便住在天津。等他們見到村裏的農民，也便拿起算盤，核算起稻子的價錢了。

「你以為我們命定的要喝一輩子菜粥嗎？」

宋有才興奮的敲着飯碗，向他的女人說：

「稻子是什麼行情？四百三呀，四百三十塊，真是什麼年頭，我們那一年才賣到二十塊，而且是頂好的貨色，大價錢才二十塊呢，可是今年是四百三十塊！……一包稻米買二畝好地。」

這人嘮叨着，如一個兵士講着他的作戰的經歷。他說過已經不知有幾十或幾百次了。他說那一年他的收成最好，一畝地打四塊（註六）糧食，整整出石半稻米，現在值多少錢，……！算算看，就要一千塊呀！……一千塊，那時候開個舖子也用不了一千塊，洋錢包起來也

（註六）農民用麻袋裝糧食，每塊即是一袋。

有好幾尺長呢！

有才家的還是那麼顫聲的說話，這個女人被飢餓和勞苦弄出病來了，她患着重性的神經衰弱。

這樣的希望使全家的人興奮着，緊張着，只有宋湜在屋角無望而且疲乏。

「你看他餓的這個瘦樣子，」有才家的愛惜的說，她關心着她的孩子在這那裏還像一個莊稼人呢？只是一副骨頭架子。」

「等着熟了稻子……」

宋有才望着宋湜，他安慰着說：

「我們就多吃點好糧食，量點高粱，過年也煮點米飯。」

宋湜被人們說的不好意思起來，他一直蹲在屋角，沒有作聲。

「你去和五東家商量商量，多租他幾畝稻地，要翻身就是今年，……老二的。」

宋有才很怕別人反對他的意見，他誘惑的補充道：

「只要是收成好，……稻米總是好價錢，就拉點窟窿也不怕還不上呀！五東家，一百一的好稻地，准看一石稻米，……那地咱們種過的，」他徵詢着宋湜的意思。

意得到他的同情，這是一件大事，他低低的說：「要不然明後天你就去趟天津，去弄家。」

肩菜粥。

小猫，

「五東家的地是那麽好租的呀！」

青年人在屋角裏憤慨的叫道：

「他們買個雞蛋都顛顛分量！」

這一家人想像着他們所遭受過的和將要遭受到的，他們有勞力並且熟悉於田地的一切，可是他們却沒有多少田地可以充分發揮他們的所知和力量。

老大家的一心收拾着餐具，靜靜的，不敢驚擾了人們的談話。宋湜有他自己的主意，這個青年人有一付執拗的皮氣，他倒是比他的爸爸看得更遠更深，而且不相信任何一個人。宋有才有時候失望的抱怨着他的兒子，覺得這孩子只是說說想想，而不肯認真作事，實際上，他也是一個很勤勞的農民。

「他們不會租給我們田地的，」宋湜說，他鎮靜得如一頭石獅子。對他自己的話正像有充分的根據，他擡着拳頭表示他的憤懣。

「不能種什麼的時候，」他接着說：「五東家找我們來了，你們種吧，租罷，……不多要租錢，可是如果准知道秋天的時候可以用大車向家裝整車的稻米，那人也不是傻子，他不會自己把洋錢向外送吧。」

宋有才抽着小煙袋，他噴着煙攔阻宋湜的灰心，他解釋和五東家是多年的交情，無論如何總會有點面子，現在宋家過着這種艱苦日子，他五東家總應該幫幫忙，宋家種着五東家的地，也不是一年二年，有半輩子了，給五東家掙到的好處也不算少了。

「他曾記着嗎？」

宋湜放肆的問道：

「他只記着你哪一年欠他的租錢。」

「可是我們從來也沒有欠過他的租錢，我們是賣了牛還的他租錢，我們是老老實實的莊稼人，是靠得住的。」

宋湜總覺得並不是那樣如他父親的想像，可是他說不出理由來，他幾乎很難用言語表達出他的意思。

一直停了好久，他才喃喃的說：

「他們並不能相信我們……」

「爲什麼不相信我們呢？我們還有六畝田地，」父親說：「我們並不是一無所有的農人，我們一輩子住在這莊子上，誰也認識我們，連鎮上的紳士都認識我們，我們可以拿田契押給他，他爲什麼不放心呢，……他不會不放心唄。」

「可見我們爲什麼不種我們自己的田呢，我們只種六畝，省掉麻煩人，萬一收成不好，也只賠掉我們自己的，要不然，租錢也還是要付出去，……租錢可不管你收不收啊！」

「爲什麼會不收呢？」宋有才簡直要光火了，他沒有理由想像或者有不收的可能，在他的景況，是只有收穫那才是他所應想和所要想的。雖然栽種稻子的危險性是那樣的大，旱災蟲災之外。風災也常常會使稻田整個毀滅。而這樣的災害。並非是少見的，每個年老的農民

都可以向你惋惜的講述幾樁使人痛心的史實。然而這些事情宋有才不能想，他不應該想，也不許他想，他要的是稻米，他要生活。

他很自信的說道：

「爲什麼不收呢？一定會收的，今年的水是這樣好，……」

他自己也想不出一個對自己這種說法的恰當的理由，他只是吞吞吐吐的說：

「老天爺不會難爲我們的，應該讓我們收一回，我們快要餓死了。」

是這樣的兩種心情存在於父子之間，一種是，他相信着命運的捉弄，善良的尊貴和服從的教條；一種是，他什麼也不相信，也懷疑，也恐懼。而他們又一樣的不敢預知這賭博的揭示內容如何。他們都猜疑着，迷惑着，並且彼此不安和焦躁。所不同的只是如此，一個在心裏打鼓而要使人相信，另一個憤懣却找不出理由，他要人相信而說不出一個應該走的路，主要的是他自己也不知道那是怎樣的路。

「還是我們的地土太少呀！」

宋有才嘆息着：

「這算我們貪多麼！耕種六畝地和耕種二十畝地是一樣，用一樣的勞力，……我們莊稼人也就是受累，有的是力氣，可是二十畝收多少糧食，六畝地收多少糧食！……」，他敲滅他的小煙袋，「我們要還債，而且還要吃呀！每個人都要吃飯，不是嗎？」

無論怎樣說，宋有才對於這種冒險，他是反對的。可是他不能說明白他的意思，他說不出

來，甚至於對種稻子這樣的事，他也並不熱心。吃着菜粥的時候他總咒人類也像豬一樣，可是現在他幾乎有了這樣的心思，他像是覺得他也許在這一生裏就根本沒有吃米飯的權利和希望，所以對於他種六畝稻田或是種三十畝稻田，並無什麼嚴格的區別。勞働，他也有一種麻木的感覺，不像他父親，永遠充滿一種喜悅，播種的時候或是收穫的時候。宋湜這種思想是怎麼來的而且由那裏來的呢？誰也不知道，甚至對於大地，他也並不是怎樣的愛戀，自然他是個很善良的青年農民，可是有時候他看了他的父親對於土地的那種痴情，竟至於覺得好笑和可憫。

「要不然還是我自己去一趟罷。」

宋有才無可奈何的把小烟袋塞在懷裏，由坑上坐起來，他好像是故意說給宋湜聽或使別人瞭解他的心情似的，他說道：

「我去求求五東家，十家墳那地倒是還沒有說主，……我見着他家管事的了，我和五東家有交情，……」他在地上踱着，猶豫的自語着：

「租二十畝地，一共二十六畝，一家人都受點累，……受點累，只要收成好就不怕了，就是三年四年不收也不用怕了，稻穗子都是銀子呀！……一定要我自己去一趟天津，……可老了，老了，……笨手笨腳，鄉下老進城，……進城也要我自己，五東家呢……」

他一直在作着這樣的夢，他幾乎夢見那苗長滿在池子裏，秧插在田裏，而稻米的口袋又滿滿地的堆積在他的堂屋裏，而且多得以致於這樣，竟沒有了人們來往的走道。

最後是宋湜下衛（註七）看五東家去了，他的嫂子在一個隣人那裏借來了一筆路費。有才家的清早起來在菩薩面前燒了香，而且虔誠的許了心願。

宋有才則熱心的整理着農具，修補着，並且撫摸着，他一邊工作一邊吸着他的小煙袋，那白煙在塵土中間，像雲彩似的。

三

宋湜從天津回來了，給爹帶回來一包關東煙葉。

「怎麼樣呢？」

宋有才焦急的問道：

「五東家他沒有把地租給別人罷？」

宋湜是跑了一腔怒火，一路上便不痛快，他簡直不願意回答爹的話，而有才家的，更是旁叨着問長問短，甚至問到天津衛的世昌牌子的銅針，是不是還是兩角錢一臺。

「他還不租給我們嗎？我們是在央求他了。」

宋有才感激的吸着他的小煙袋，打開煙包，珍貴的把煙葉撮一撮搓碎放到荷包裏，並且檢出一片堅硬的烟梗放在嘴裏嚼咀着，坐在炕沿上等候幸福之希望的萌芽。

「五東家說他自己栽稻子，」宋湜報告說。他是沮喪而且乏的，好像很少有什麼事情可以引起這個青年人的興趣，他終日都堆裏在沮喪和疲乏之中。

——「稻米行情還在看漲，……這幾年呢，住在衙裏量吃實燒，我不是向你說嗎，我挺想你們爺倆，……在鄉下住着，住房子先不用花錢，可是在衙裏就不行，你喝口涼水也得給錢，那一天也離不開錢，沒有錢，那簡直是，……簡直是……」

——五東家重新檢起大煙簽子來，在煙槍的斗門上刷撥着焦硬了的殘餘的煙膏的灰。

——「我已經帶信告訴管家的說了，今年咱們也種一點，先種一點吧，……這年頭種地的都發財了，一石稻米就是一千多塊，一千多塊，在衙裏當個教員一年也掙不了一千多塊，五東家贊嘆着，他幾乎很羨慕這些莊稼人，嘆息着同時很迅速的把烟槍塞在嘴裏。

宋湜耐心的守着這個焦瘦得如凍死的菊花的梗子似的紳士，他忽然發現這人的留着尖長指甲，被烟捲薰成古銅色的手指頭，是潤澤而且極其熟練的。

沉默了一個時間之後，紳士才說道：

——「你爹要是想種十家墳呢，我就讓給你們，我願意幫你們的忙，」五東家誠懇的笑着，這種笑在宋湜看來是很可怕的。「你們種去罷，種去罷，……咱們彼此合作，彼此合作，哈！哈！哈！哈！」

於是五東家向宋湜很巧妙的講了一些話，他在抽大煙的時候就把算盤和腹稿都打好了，所以說出來是那樣的婉轉，恰如他是一個慈善家或是宋湜的好朋友。

「把地契押給他了。」

宋提無力的說：

「結果是這麼決定的，他不肯全數租給我們，他的算盤打的比閻王爺還清呢，」青年人生氣的敘述着。「他只租給十畝，一畝倒是六十塊，這就是六百塊，……你看看：他說今年栽稻子是准賺錢的事，不能不漲一點；……可是去年這地租十塊錢也沒有人要呀！」

他憤慨的跳起來。

「這個老頭子，」青年人說：「他想的好主意，栽稻子是沒有准兒的事，有賠有賺，可是五東家，他說，分種十畝罷，收了糧食兩家分。」

「那也可以呀！」宋有才說：「稻子田不好租，去年冬天就搶光了，」他雖然也驚於租價的過高，可以倒底租着了稻田。「如果不是和五東家有點交情麼，他和誰也不是一樣的租唄。」

「你當他真和你分種呀！」

宋提叫喊起來。他差不多快要後悔他這一次的收獲了，他咀咒着：

「那個大煙鬼，他吞吞吐吐的不說分成，到後來才吐出口話，十畝地他要四石米，不管收的怎樣，只是立字據算借他四石西河稻，……你說王道不王道！」

「如果沒有收成呢？」

有才家的這時候着急了，他這一生被債擠怕了，只要聽見自家拉了虧空或是將有這樣的

事情，她就混身都在癡癡。

「你以爲容易嗎？」

宋有才叫喊着，舞着他的小烟袋，光火的看着老婆。五東家的那一切陰謀和手段，只有刺激他對於自己的不能不仍舊依賴着那吞蝕他的勢力而感到難堪，他的心靈是被迫至於無可如何的暗影之中，這是農民——真實的中國農民之命定思想的來源和他們靈魂中最大的深淵，他把那憤懣全部傾洩在還可以被他申斥和呼嘯的比他的命運更爲悲慘的一羣的身上。

「地是人家的，人家要怎樣就怎樣唄！」

他再點着小烟袋的火，噴着白煙。

「你不租麼，還有的是人要租呢，五東家要四石米，他要五石米我們也得租呀！我們自己的田地不夠呀！」

他沈默了一會兒。

「我們租了五東家的地，他們管事的還吃味呢，一直找五東家去了，沒有在他這兒打個知字兒。」

女人到一旁去整理傢俱給宋湜安排飯去了。

「只要老天爺叫我們收好了，我們自己置地，置十畝地就够了，」宋有才嘆息着，他現在忽然又很後悔他對女人的那種態度的蠻橫，那是一個無告的可憐的女人。

「只要收一次，豐收一次，……現在的稻米是金子呀！」

「我也借了錢來了。」

宋湜說。

「五分利，寫了張借字，五東家自己願意借的，……反正五東家也知道沒有錢我們下不了種。他說，給你爹拿五百塊錢去吧，他沒有錢。」

宋湜學着那個沙啞的嗓子說：

——「錢是真緊哪，都願意在衙裏作點買賣，買點東西存着比放利錢有出息的多呢，行市沒有一天不漲。買雙棧子存着都可以賺錢，……沒有人放利錢了，要不是鄉里鄉親，……你把我這番意思跟你爹說說。」

「五百塊……。」

宋有才沈思着，計算着由播種到收穫的費用。

「什麼東西都貴了，」他嘆息着：「我們喝着菜粥，可是在地裏總得種稻子呀！」

「爲什麼不多借一點呢？」宋有才像在兒子的手裏有着短處，他小聲的說：

「我不是教給你借一千塊錢麼！現在買個三齒（註八）都得六塊錢，可是從前才三十個子兒，那時候一塊錢換四百六。」

「從前是從前」，青年人冷酷的嘲笑着，他對爸爸一點也不同情，而只像衙門或洋行的

（註八）農具

員司在處置一樁事務，他把進城的鞋換下來，包起來藏在櫃子裏。

「如果我有錢就借給五千，」他說：「五東家看我們那地契也就是值五百頃！」

他不怕他的話難過了爸爸，這個青年人對於這樣的大企圖，等待着豐收來安定生活的熱望，毫無興趣，雖然他知道一顆穀子種在田裏就可以結許多穀子，而糧食現在是難得的寶貝，可是他現在對於田地却是沒有什麼貪戀的熱心了，誰也不知道是什麼原故傷害了他，雖然他每天仍是勤勞的生活於大地之間，然而他是感到那樣的無望和淡漠，連他自己也奇怪。也不他知道怎樣的生活於他才是較好的，他在天津住過，可是他又看不慣在那地方生活着的人們，不覺得那些人是在更野蠻的相互欺騙和殘殺，他坐着集船剛上了白河碼頭便有各種各樣的人欺侮他，侮辱他。穿着制服的人強迫他把襪子脫光，而且毆打他，毫無理由的辱罵他，甚至沒有一個肯誠實的指給他應走的路，他幾乎用了很多的時間才找到他要去的街道，那些人們都敵視的看着他，把他當成一個小偷或是有疾病的人。

他想起來在集船上的時候，人們談論着天津衛，那掌船的講說着拉洋車的也欺侮鄉下人的故事，他見着那些狡猾的面孔和大胆的毫無顧忌而在警察的面前又謙卑小心的樣子，以及那些冲天的洋房和希奇古怪的建築，那些高傲的穿着洋服的紳士，那些打扮得像妖精，又把面孔板得像鬼怪似的女人，那些不顧生死，橫衝直撞的街車，那些像狗一樣，在主人面前搖着尾巴，而又向被他們所蔑視的人們狂吠的差役，以及那一切，那些收音機的喇叭，那些倒霉的舖子，那些外國人，……他都感到和他相隔得太遠了，那都不是他的，都和他毫不相干。

，毫無連繫。

那兒沒有他的友人，好像是這世界上哪兒也沒有他的友人，他恐懼那些嘈雜，叫囂甚至於那些走路也要分出左右的秩序。可是他又在田地裏找不出什麼，沒有人在田地裏告訴他什麼，除去什麼時候要種山芋，或是怎樣整理南瓜的枝莖的知識。他有時候愛着死了的宋祥，那樣的聰明和知道世界上許多事情的知識，可是他又憎惡他那自以爲了不得的神氣，他很遺憾自己沒有能够如宋祥似的讀過書，可是他又看不起那些讀書的人。他甚至於不瞭解他那失蹤的哥哥和他的父親，他是陷身於這樣的孤獨之中，使他深深的覺得，這世界上不過是只有他一個人存在。

當他在田地裏辛苦的勞動着，流着汗，踏着鬆軟的土地，他就想，這是作什麼呢，生活就是如此麼！

他在需要一個小煙袋了，有時候他也仿照了父親的樣子，坐在田壩上不習慣的吸着那辛辣的關東葉子的煙袋。

「一定要租地種，」他想，「只有六畝田地，只種這六畝吧，六畝地收的糧食也够吃的，如果不交稅和不還債。……可是租地也是要還債，……」

宋提苦着臉，他很煩燥，這時候他願意在田地裏躺一會兒，安靜的躺一會兒，不要看見任何人，也不想任何人。

大地是很寧靜的。

四

稻池子扒好了，先泛了地，又踏實並蕩平；以後，放了水，並且撒了已經被泡得胖肥像吃飽了的蜘蛛似的稻種。

三天之後，在油汪汪的水面上，露出鮮嫩的綠芽來，宋有才父子匆忙的勞動着，盼望着，他們每天到池子這裏來探望，像小孩子不放心他們所奇異的事物一樣。他們同樣的喜悅，看着綠忽忽的稻芽，滿足的坐在田壩邊休息着，宋有才叨着他的小烟袋。

這個被時代啜吸得異常貧乏的農人，先在家裏弄了一點烏焦的「坑灰」來敷衍他的希望；不能溶解的灰粉污穢的漂浮在水面上，發着油亮的光而且擁積着泡沫。那幼小的芽貪婪的吸收着它們的養料，它們生長着，躍動着，長成綠苗並且伸出鮮豔的葉子，坐在壩上的宋有才可以聽見它們發育的聲音，陽光是好的，苗是健康的，而大地，這時候更為豐饒而且溫暖了。他好像聽見那些頑皮的孩子們喊道：

「唯！給我們吃的東西呀！」

「還得加一點肥。」

宋有才嘆息的問着自己：

「到那兒弄點坑灰或是肥田粉去呢，……頂好是肥田粉。」

他計算着他怎麼把這些苗芽養肥起來，「如果手裏有點錢就好了，」他想，「不上肥是

不行的呀！」

農民儉省的把所有的精力全部奉獻給苗田，他們情願自己喝着菜粥而把還可以搾擠出來的油水增添在「秧子」的培育上，愛它們甚於愛他的家族和他自己。宋有才買了四百塊錢的稻種，他不敢再多花一個錢，連農具也不添一個新的，農忙的時候沒有地方租用，他和宋湜費力的用着那些已經敗壞的，幾乎是不能再用的三齒和扒板。（註九）他們已經差不多是用手在勞作。

「連個整齊的水斗子都沒有，我們總得買個水斗子呀！」

宋湜向他父親要求着；

「我們這是種地嗎？我們這簡直是在鬧着玩，世界上沒有用手淘水的呀！」

宋有才很生氣，他不只是對宋湜，他對什麼都生氣，他大聲叱呼着：

「你也不想想還有多少錢，該買的東西多啦！水斗子水斗子，一個斗子又是十塊！」

他把錢交給女人，女人用布包了藏在箱子底下，可是又每天拿出來數着，數目一天比一天少起來，急得宋有才在屋子裏轉磨。

「這怎麼好，……如果有人肯多借給一點呢……」

「我們可是得買點肥料」，他向宋湜說：「還有七十塊錢，……非買點肥料不可，」他

（註九）也是農具。

苦着臉子，「秧子撒一回不行，頂少也要撒三回，要不然，這是什麼苗，這不像稻秧子。這簡直是『藻菜』……」

於是他就旁叨的講起好年月時候他怎麼種稻子來，那時有秧子麼，整車的坑灰，光是坑灰就描三遍，「坑灰才多少錢」？他問着宋湜，宋湜一聲不響的整理着壩堤。那時候，他自言自語的說：一個「老炕」才三塊錢，灰坯也是你的，灰釉子也是你的，大車也裝他兩車，……才三塊錢，你想想，才三塊錢。

宋有才越想越覺得現在年月對他太虐待了。

「肥田粉可是後來才興的，」他旁叨的講着，「比豆餅好呢，從前人們總使豆餅，肥田粉一興，可是沒有人使豆餅了……」

他感慨那些過去的日子，那時候卜內門肥田粉才三毛錢一斤，簡直跟嗎啡針一樣，撒在地裏那苗就飛也似的往上長，你眼看着它就長起來，一眨眼就是一指。雙童牌子的，金錢牌子的，雙喜牌子的，現在是什麼牌子的呢，愈來愈壞了，人心也壞了，竟有些假貨，簡直他媽的像白粉子一樣，撒在池畦子裏一起泡，什麼勁也沒有了，洋錢可是花出去了，買一斤還要花五斤的價錢。

一到宋有才發起皮氣，他就咒罵着，而且向誰威嚇着。

「現在的世界，誰不要錢，劉老八當個隊長，也要錢，馬老七當個隊長，也要錢，……都是他媽的流氓地痞，前年還賣燒餅油條，今年買套軍衣，胳膊上套塊白布，就他媽的是

官，就明搶明奪，就要花銷要糧食，就抽白面娶小老婆，就綁票殺人，就他媽的吃老百姓……」

「你少說一句好不好，」宋湜厭倦的勸着這個被惱怒了的老人。「你不知道到處都是他們的眼線呀！等不到你說完他們就抓了你去，官報私仇……」

「我有個蛋！」宋有才吼叫起來：「光腳丫不怕穿鞋的……我養着牛的時候怕殺了我的牛，現在我沒有牛了，我什麼也不怕了，我這條老命不值個牛錢！……殺了我省下糧食，我早就要死了，我早就活膩歪了！」

田壩那邊是高狗子家的稻田，這傢伙會輕跑出去當過苦力——也有說是在天津一家大宅門裏當廚子——現在和他的姑娘大富在車水，高狗子赤着背，汗水洗浴着他那紫銅光的腔體。大富已經十八歲，她發育得是那樣的結實，你看不出她是個女孩子，她的乳房把布褂子繃出兩個大包，臉被太陽晒得發紫，她喘息着用手抹着汗水。

「唯——」

高狗子是村裏頂有名才幽默家，他永遠扮着小丑的腳色，他聽見有才的議論便喊道：「有才哥！你是不是要改編我們的保衛隊呀！」他裝着狡猾的臉相，「你要是當司令的時候，我當你的軍師，管保比諸葛亮還好，怎麼樣？」

這漢子接着就拉直嗓子驢子似的唱起戲文來：

我與你

東征西戰

南播北殺

立下了那汗血的功——勞

我的將軍哪——啊——啊——

「我不要狗頭軍師，」宋有才罵道：「你以為我們的司令還不够用嗎，光是今年就換了三個了。」

宋有才又叨起他的小烟袋，他親熱的望着這個結實的青年漢子。他想，如果他的老大還在身邊，過不了幾年，也就這麼大可以頂門立戶了。

高狗子秧了四十池苗，這人想法與衆不同，他只有那麼一小塊地土，他沒有租稻田，因為租不出稻田來，他就把田地都扒了池子，秧苗賣「秧子」，他自己只留一個半池子的「秧子」，等出了秧栽在這池子裏就夠了，這樣賺錢很少，可是比較的沒有失閃，他並且想栽上稻子就把它倒出去，他弄點現錢作個小買賣，這時候運私鹽和販糧食的都很賺錢，只要有力氣，吃的下苦，只幹秋冬兩季也可以爭出一年的澆裏。

「這總不是莊稼人幹的營生唄，」宋有才自己想，「正正經經莊稼人沒有幹這個的，正正經經的莊稼人總和點地刨點莊稼。」

然而宋有才同情並且羨慕高狗子的計謀，他偷偷向高狗子說：

「狗子叔，你出門的時候算上我一股罷，我可以撥一百六十斤。」

那個人只是笑着，拍着大腿。褲子破了，宋湜看見那腿板的肉結實的像要掙開皮了，這是一種明顯的嘲諷。

「你不能去呀！」大富望着青年人的臉色，「有才嬾子不會放你去的，……抓住是一頓好打，半夜裏淌河上堤，那錢也不是好掙的；但只有法子我爹也不去，不是沒有法子嗎？……也租不着地，……再說也拿不起花銷呀！」

「你們都是看不起我，」宋湜氣忿的說：「我真喝菜粥喝夠了，犯法就犯法，王法屁法，有買的就有賣的，私鹽比官鹽還便宜呢，都是一個海裏出的。」

他很慚愧他的瘦樣子比在這個健壯的隣人中間，他已經把身子餓壞了，毫無營養的菜粥已經使他鬧了一年的腸胃病，一作累活就氣喘着，混身冒着冷汗。

有一次只有他和大富在一塊，他就說：

「大富，我不願意種地了，託你爸爸把我帶出去罷，不論那兒都好，不論作什麼都好。」他看見大富的那疑惑的神色，他接着說：

「我種地種膩了，……永遠是在土裏刨着刨着，可是又永遠吃不飽。」

大富一個人和男子說話，忽然有一種害羞似的感覺，她故意的試探着這個年青人，拉着她的小衫。

「你捨得離開你娘麼？」

「我爲什麼捨不開，我不能夠在一塊餓死呀！」

女人羞着，低着頭抹着嘴吧。

他們望着遠處的淡水，葦草已經長起來了，「幫搖」停泊在葦蕩裏，水鴨子在那水邊徘徊着，歡迎着航來的帆船。

女人想了一會兒，她鄭重的問道：

「你要到那裏去呢？」

「我也不知道要到那裏去。」宋湜困惑的回答着女人的質問，他看見大富的臉上好似抹了一層粉紅的朝霞，而這色彩又像是在蜜水裡浸過似的，那女人身上散放着一種迷人的肉香，因為彼此距離太近的原因，他已經感到了由對方身上傳過來的溫熱和由這溫熱而引起來的他的心跳。

女人突然站起來，離開他了。這是一種不可言說的奇妙的感情，他們倆個人都覺得彼此已經在靈魂上更為接近了一點，而且更覺到在這一瞬之間，兩個人已經是默默中有了運命的聯繫，當他放肆的望着她的眼睛的時候，女人羞慚的把臉深深的埋在她的手掌裏。

「你說我到那裏去好？」宋湜無力的喃喃的自語着：「沒有一個地方可以好好的作工，有人發了財，並且把家也搬到城裏住去了，可是聽說他們殺了人呢，他們搶了人，並且毆打老百姓，於是他們就有錢了，穿起好衣服來了，也回村裏置地來了，……」

他痛苦的蹲在田壩上。

「我們就向人家哀求着租他們的田地，就是如此呀！我爹願意種地，我可厭惡這些東西

了，……連個完整的三齒也沒有，這是用手挖土呀！……可是我喝了一年的菜粥。」

又沈默了一會兒，大富突然的把手張開，沙啞的叫道：

「你知道我的事情麼？」

他被她嚇了一跳，他吃驚的站起來，問道

「什麼？」

女人的臉是陰鬱的，她的年齡還不適合於受過多的折磨。

「是什麼事情呢？」

女人只望着帆船的影子而不作聲。

宋湜焦急的追問道：

「妳遇見什麼事情了嗎？」

「我爹給我說親事了，」女人喃喃的說；她猶疑着不知道是不是應該把這事情告訴給這個青年人。

「唔！」

「我爹不喜歡鄉下人，他說沒有出息，他要把我嫁給城裏作事的人，在鐵路上作事的，

……」

「你呢？」

宋湜凶狠而且嘲諷的望着大富，他忽然覺得他好像已經有了這種權利，一種無名的悲哀

在他的心頭蠕蠕着，那是如壁虎一樣的惹人憎惡的小動物。他冷冷的笑道：

「你是很喜歡的罷！」

「我不知道。」大富把頭埋得更深了。「我害怕呢，我從來沒有離開過我們這村子，誰知道要遇見一個怎樣的男人呢，」她幾乎要哭出來，「如果遇見一個荒唐鬼或是喝酒的漢子呢，城市裏的人都是喝酒而且野蠻的，他們會欺侮我。」

這女人說着眼裏流出淚水來了，她臉紅着急忙用手背抹乾，而且等不到宋提再說第二句話，就像一隻山羊似的跳開了，她捂着臉，一直向澧水的那邊跑去，頭也不回。

「大富——！」

宋提只喊了一聲，以後，他就如一根呆木頭，坐在田壩上一動也不動，他坐着，坐着，直到天色暗下來，靜下來，烏鴉也回去了，大地融和於黑黝的蒼穹裏。

夜風——

澧水起着浪頭，沖激着，激動着，在小村裏也聽到嘩喇嘩喇的水聲。

五

宋有才又借了債。

苗長得真是怪愛人的，又青又嫩。它是那樣的健旺，有如一隻被人在根子裏用氣筒子打着氣的氣球。

炕灰撤下去，只過兩天水就澄清了，發着青碧色，像飢餓失血的孩子臉，等候着再給它滋補的食料，再讓它發酵，起着泡沫。

元寶牌子的肥田粉這時候的行情是一元六毛錢。

「總要一袋子粉罷！」

宋有才計算着，一袋子粉退回布袋去也要一百六十塊。

「一百六十塊呀……」

宋有才生氣的拍着桌子，他很想光火，女人悄悄的溜到堂屋弄菜粥去了，老大家的縫着宋湜的褲子，而宋湜這時候却是躺在田壩上看水；這青年人近來養成這樣一種皮氣，他總是願意一個人靜靜的躺在那泥土上，不想也不說話，他只聽着水鳥在叫，聽着澆水的波濤拍着河岸，而且貧婪的愛撫着大地的暖溫。

「只有我一個着急，」宋有才瘋狂的吼叫着，「你們都不知道這日子是怎麼過的，還是當了褲子押寶呀！真是的……」

他數着錢，還只有六十四元。

「有什麼再可以押當的嗎？」他張望着他的屋子，屋子只有四個空洞的角落，有一隻木箱，——那是他唯一的財產，可是已經破了，那木箱和他的屋子正好相同，也有四個空洞的角落，而且同時是這樣的相像，沒有人肯出一個銅子的價錢。

高狗子經營着一片出色的秧苗，正當宋有才為他的事業焦急的時候，他已經在撒着第二

次肥田粉。

像饞嘴的孩子看着別人吃甜密的糖果的那種神氣，宋有才望着高狗子和他的姑娘在稻田裏撒着那白色的粉沫，心裏不知道要怎樣才好，他佇立在別人的田壟上，嫉妬而且羨慕，那個漢子徧是認真的說：

「宋有才哥，我看你那秧子該描點肥了呀！你看尖稍是不是有點發黃！」

宋有才心裏想，我種了四十年地還不知道什麼時候該描肥？可是描肥，要用錢買的嘍！他喃喃的問道：

「這肥田粉是怎麼買的呢？」

「要買還是頂好早一點，」高狗子勸告他說，「從昨天行市就漲起來了，已經到了描肥田粉的時候，——肥田粉可就是比炕灰強——」，他很同情宋有才的家境，這個人雖然死板一點，可實在是個正直人，人們都敬重他。高狗子忠心的陳述他的意見，「買賣人是比我們機靈的，所以他們發財呀……肥田粉現在要買，沒有兩塊錢怕不行了，鎮上三和公的老闆早就把貨收起來，他說如果明年賣，也許可以漲到五塊錢……」

「唔——」

宋有才無精打彩的答應着，他想一下子就漲了好幾毛，也許不會這樣罷，……肥田粉當然是要買，可是借債，……，不會一下子就漲了罷，只要是能借到錢……。

第二天宋有才坐集船到鎮上去了，這個小鎮甸因爲今年種稻的關係，顯示了少有的繁榮

。在正街上出着販賣糧食的擔子，也有運售農具的，也有賣估衣的，還有一個拉着人力車包治百病的醫生在搖着小學校上課用的銅鈴鐺。

很有些人認識他，大家招呼着他，探詢着他的秧苗如何。

「有才，聽說你扒了十個呀！二十多畝稻子可不得了，這一下就是財主呀！大秋一收總看三萬塊錢哩，不是麼！」

有一個人詔媚的和他談論着，這時候宋有才就滿足的微笑着回答說：

「今年我多貪了一點，多貪了一點！」

他想，倒底還有人記得他，看得起他，知道他曾經是過一個殷實而且老誠的莊稼人。他就把那些焦燥和怨恨儘力的由意識裏排擠出去，雖然他看見那些貨物，他所想也想不到那麼多的貨物，他總不免仍是感到憤懣和自己的貧困。

「如像我有這麼一點多好呀，」他看着高糧的口袋，「哪怕只是一袋也好哩！」而高粱之外，還有那許多布匹，鹹，麵粉，豬肉和羊肉……

沒有肥田粉。

「爲什麼沒有肥田粉呢？」他想：「真是收起來了麼？」

他向一個人打聽了一下，肥田粉沒有在大街上擺了賣的，沒有人賣了，太貴了，可是如果託託人，是二塊五毛錢一斤，也許有，也許沒有。這人並且指出一條明路，讓他去問三和公的二老闆。

「噢——！」

他吃驚的叫了起來。

「不是說兩塊錢嗎？」

「那是前天的行情，」那人答道：「行情可是早晚不同呢。」

那人並且向他解釋，這幾天四鄉來買肥田粉的太多了，前天賣了八十袋，又不是「集」，零零碎碎的就賣了八十袋，八十袋是多少錢，那人慨然嘆道：

「這一回賣肥田粉的可是發財了，自己隨便就定個價錢，又來不了貨……」

宋有才急忙的找到了三和公的二老闆，當他見到這個肥胖得像豬一樣的商人的時候，他已口吃得說不出什麼來了。

「我聽說你今年很不錯，」二老闆對他的主顧客氣的招待着，而且又仔細的打量着。

「你的稻地一定是上好的罷！」他小心的問道：「秧子怎麼樣了呢？描了三四遍肥了麼？今年好年景，保險是個好年景，皇曆上載着的……」

當宋有才表明了來意，——二老闆也早知道那來意，——他就哈哈哈哈哈的大笑起來。

「按說我是該當幫這個忙，我點肥田粉，那可是，那是小意思，我們從十幾歲不是就在一塊同事嗎！」這個商人的記憶力是很好的，他可以完完全全的說出二十年前或是三十年前的事情。

不過這人知道了宋有才不過是想除一點東西，那胖臉的笑容很快就減少了，而且陰險的

樣子也就露出來了。

「恐怕現在不好找罷，」他改口說：「如果你前天來，我倒是存着幾十袋，可是昨天一天就全賣完了，賣完了。」

他對這個農民很抱歉，他委婉的解釋着，並且形容着昨天他的鋪子面前是怎樣的擁擠。宋有才把所有他所能夠說的懇求的話已經全部說給這個商人，他想如果宋湜到這兒來的時候也許他會有好成績，他爲什麼不叫宋湜來呢，到五東家那兒去的也是宋湜，他已經老了，在商人面前氣喘了，不能再哀求或是請託人家特別的照應他了。

「你只當是行行好，」他說：「我一家五口，都仗着這點稻子，要不然就得餓死，這一回下了這麼大的本錢，這都是，這樣的年月，你老人家幫幫忙，……只要收了稻子……」

「你的地契呢，」商人說：「你如果借錢的時候我看看有不有人可以打點『飢荒』。」二老闆幾乎是一個政治家，他明白並且善於利用農民的心理，是出色的，他用着所有的機會以增加他的財富。而且他也是慈善家，自然他要賺一點錢，可是他並沒有強迫每一個願主，是誠實的農民自己走進三和公的大門，完全是他們自動的，並且情願把利銀交在三和公的櫃上。

所以直到最後，直到宋有才幾乎要失望的走出三和公的大門的時候，二老闆，告訴他說，他可以向別人通融通融，想點什麼辦法，也許可以賒一點；可是他二老闆可不敢擔保，也許能賒，也許不能賒。

「行情真是貴得出了奇呢，」二老闆的臉上又恢復了那一團和氣的神采，他同情的嘆息着，「這麼貴的肥田粉，連我們都沒有法子賣了，快比白麵都貴了。」

到後談妥了條件，肥田粉除是可以賒的，然而不能按着現在的價錢，根據二老闆的意見，明年的價值，自然還要超過現在的行情。

「誰也知道還要漲錢，漲錢，說不定這幾天就漲上去，」商人威嚇着他，「所以五塊錢你以為貴嗎！你會賺錢呢，」他說：「你買了去存起來都能賺錢，現在的行情是，沒有法子，簡直是沒有法子的事，什麼都漲錢，而且漲得你莫名其妙。」

二老闆覺得這「莫名其妙」他宋有才或者聽不明白，便狡猾的在他面前大笑一陣子，並且仍舊是敷衍着這個農人，使他感激而且熱心的在字據上按了斗記。

「你去取一個保來罷，」他假裝不好意思的說，並且勸告着他，「一定要有一個保人的，要是我的肥田粉，你拉了去描肥，可是這是別人的，沒有法子，都是面子交情，……都是，都是，……你就去打保去罷，你一回兒就可以撥回肥田粉去了……」

宋有才才在市場上找到他哥哥，宋得才還在那裏賣乾粉，雖然已經很少有人，已經散了集了，然而他却還沒有收拾擦子。

「我買了點肥田粉，要個保人，你給我應個聲去罷！」

宋得才今年沒有秧苗子，他沒有時間弄地。

「多少錢？」

他很嫉妬有才家的冒險，冒險自然也有失敗，可是幹什麼也都有失敗，他近來販賣乾粉的生意很壞，人們竟致於不願意再吃乾粉，而使他的貨物只能堆在筐裏。

「是五百塊錢呢，」宋有才很羞愧在他哥哥面前要求這樣的事情，他自然瞧不起像他哥哥這樣的人，地也沒有一畝，可是在鎮上現在只有找他哥哥才能打保，他便喃喃的說：

「還有點利錢，四分半的利錢，……總是沒有法子的事呀，苗總不能不施點肥，已經把地租好了，也種上了，都看着要收成了。」

「這就是七百塊，到秋天你就得給人家七百塊！」

宋有才吼叫起來，他跺着腳，像有人要搶他的貨物，他喊道：

「你拿什麼給人家七百塊錢呀！你連地契都押出去了，你要是當點錢買點乾粉也能賺個百兒八十的，可是你這麼一來，你家裏還有什麼呢，你讓他們娘兒幾個喝風呀！」

這個漢子中斥起來了，在他的弟兄面前鬧着，並且跳着腳像爭執什麼財產，在村裏只有分家的時候人們才這麼大叫，宋得才是個很粗暴的傢伙。

「我是求求你，」宋有才可憐的呻吟着，「你和我都是一個娘腸子爬出來的，你不怕別人笑話你嗎，你這麼喊叫，是我搶了你的乾粉嗎！」他很快就想起他施給他的弟兄的恩惠來，他也辱罵着說：

「好年頭的時候我一石一石的給你糧食，你吃了就忘了，你是忘恩負義，……那糧食都吃到狗肚子裏去了。」

「好年頭，好年頭高粱十八塊錢一石，現在你要我保你七百塊，……我也不值七百塊，你要我把媳婦賣了給你還債呀！」

馬上聚攏了許多人，商人，趕集來的農民，還有自衛團的團丁，大家都不知道這是怎麼回事，沒有一個人來勸說，大家等着他們打起來。這是一齣有趣味的戲劇，在這個小鎮甸上，和我們的祖國的其他城鎮的人們一樣，都有着這種珍貴的嗜好。

這個戰爭並沒延展下去，宋得才後來屈服了，也許是宋有才屈服了，總之是他們和解了，雖然彼此也還生着氣，不過他們終於在三和公打了保，並且由那裏搬出一袋分量稍微差了一點的元寶牌的肥田粉。當宋有才和宋得才都坐在集船上回家的時候，他們彼此是如此的疲倦，很快就在船上睡着了。

宋有才醒來的時候，已經望見村子，他很快就看到他的秧田的位置，也許是他只是那樣想着，那些秧苗正在儘力的長着，呼吸着，跳動着。

這時候他的哥哥宋得才已經講完好幾段有趣味而且神祕的新聞，同時詳細的解說了肥田粉的製造方法。——當然又是他自己創意的，並且他說如果他有本錢的時候，他也會製造這種白色的粉末，甚至要造得更精更好，因為據他自己宣佈，他曾經認識過一個開過製造肥田粉工廠的人。

這一夜，宋有才睡得很好。他夢見那些稻子都結了肥大的穗子，而且有一半是雙穗的，那是由於他施用了肥田粉的原故。

六

插秧的時候天氣已經很熱，布穀鳥來了，在麥田裏叫着，蘆葦已經高到可以「沒人」，有些孩子們已經下水洗澡了，彼此在水裏追逐着，用水沖激着，趕着集船的尾巴戲弄船夫，捉魚的「毛毛船」也來了，也能看見放着兩排魚鷹子的魚船在碼頭靠岸了。

水，可愛的水呀，它正是那樣恰巧，完全是農民們希望的。

人們唱着許仙遊西湖的小調，只圍一條破布在淺水的田裏插着秧子，宋有才和宋湜整天勞働着，乘着夜色，一直工作到深夜，白天雖然天熱，夜裏水涼如冰，宋有才咬着牙在那寒涼的夜風和如冰的水裏忍耐着掙扎着，一把一把的把秧苗插入泥裏。

他的秧苗足有一尺五寸長，粗壯得有如三菱草。沒有人不佩服宋有才的莊稼好，到底是老莊稼人，處處都有經驗，都細心，他那苗裏沒有一棵雜草，稗子和三菱一根都沒有，完全像經過嚴密檢察過的。

高狗子把秧苗賣出去了，賣了個好價錢。同時他那一畝零二分的稻田也租讓給一個同村的人，他收了一筆現錢。

大富自從那一次和宋湜談話之後，她好像時時是有心的躲避着他，而且她更為愛嬌，完全是一個鄉下姑娘所不該有的愛嬌，她把她的衫染作深藍色，因為從前的顏色實在太舊了，以後，她就跟着高狗子離開鄉村，對於她的下落，知道的人很少，因為鄉下人向來對於地

名或就職的名義這一類的抽象名詞述訴的時候是很曖昧的，常是籠統而且胡塗。現在家裏還只有狗子家的和小狗子——即高狗子之子——，而據可靠的消息，高狗子是在河北一帶販賣私鹽。

稻子在文安窪的肥沃的土壤上，和三角淀的如蜜汁一樣的淀水裏，瘋狂的發育着，生長着，很快就挺立起來，高起來，葉子裏也胖大起來，由嫩綠色變成蒼綠色。

很快稻子長到三尺高，文安窪是一片碧綠，站在田壟上望不見淀水，代替它搖擺着的是綠色的稻之波浪。

這時候四鄉和鎮上大家都在興奮着，議論着，商人們由天津和別的什麼城市裏跑了來奔走，講着價錢。而紳士們就用心的估計今年這稻子的收穫如何。

「要值價五百萬罷！」第一個紳士說，而且嘆息着。

「五百萬，你算算那些田的面積，」第二個紳士反駁了，「你當這是高粱呀？這是稻米呀！最少也有八百萬……」

這人忽然又覺得估計得還是少，他就大聲的喊道：

「一千萬！」

大家各人想着各人的生意，這樣的發財和那樣的發財。

宋有才和宋湜在用小鏈「打拉」着稻子間的三菱草，並且用「推鏈」清除着蘆菜。他們不能每天工作，因為推鏈是借用的，現在買一隻新的推鏈是太貴了。

可是這時候又正如他們所怕於到來的，滾粥的乾菜已經吃完了。

宋有才父子因爲水的寒冷和過度的疲勞已經把他們折磨得如兩架備驢，深晚回來的時候，等不到吃飯宋有才就呻吟着躺在炕上，而宋湜像一隻死狗，他隨便在一個什麼地方都可以睡熟。借米去罷，農民們嗚叫着，村裏富人們都到鎮上去借米，借小米還稻米，稻上加一。

宋有才按行情和女人算計一下，吃虧太大，想不借了，可是到後來一點吃的也沒有的時候就忍疼到鎮上借來一石二八米，全家人吃着很久沒有見過的正式的糧食，大家的精神都來了。宋湜又吃得很多，而且走過田地的時候，還突然想起了大富。

十足的好年景，稻穗子足有一尺長，沈殷殷的把稻穗壓得彎一個比半圓形還要尖銳的曲綫，它飄着香氣，引人的胃口發饑。

「這是一窪金子呀！」

宋有才嘆息着，他滿足的愉快的望着他的田地，這些稻子，每棵都是由他的手，由他的血汗所培育的。他用他的性命和一家人的性命培育起這苗來，現在長成了，可就要收穫了。

他計算着，這是他的財產，——除去還了債，地租，交了花銷以外，他計算着，把姑娘聘出去，而且，給宋湜娶個媳婦。「今年也是夠他苦的了，冬天該讓他休息休息了。」他想，餘下的錢還可以買點糧食，量下明年的麥種，買一頭牛，並且仍舊租下五東家那二十畝地。那地秋天水退下去，明年是一塊好麥子。

「你們用不着憂慮了，」他向女人說，「老天爺會可憐我們的呢，你以爲我們要永遠喝

菜粥麼？」

他好久沒有抱他的孫子了，因為沒有時間而且他也太累了，他拍着孩子的腦袋，叫着他的名子說：

「過年的時候給你量身新衣裳，趕上這種年頭，真是委屈了你們，可是以後就要好了，慢慢的就好起來了，」他有點不好意思的向老大家的說：

「你多愁會兒罷，今年我這是拚命呀！可是到底是收了，好年景呢！」

於是人們愉悅的談起家常來。

可是這時候有人遇見宋得才，那個乾粉商人大驚小怪的在人們耳朵上說道：

「聽見了麼？」

「什麼呀！」

許多人都不願意相信他的話，他的撒謊已經有名了。

「稻子，這一回，說是隊上要收買呢，……」，這人憤慨的暴噴着，可是他又壓低着聲音，怕被人們聽見。——他是個同情家，同情於每個人或每個特別的消息。

「這一回是千真萬確的，」他說：「秘書長用我的乾粉，而他的廚子又是我的好朋友，這是那廚子傳出來的。……廚子呢，秘書長請客那一天他揣上菜去聽司令自己說的。」

人們吃驚的望着他的臉，對他的演說困惑而且疑懼。

「司令要賣給老客，而老客運到那裏去呢，誰也不知道，鬼才知道他們運到那裏去，子

牙河的槽子船都包下了，都插上黃旗了。……就等稻子發黃，誰敢不賣，軍法從事……」
他對人們解釋着，軍法從事就是殺頭。

人們恐慌起來了，騷動了。

「也許不會罷，」宋有才心裏想，「這人不知道又犯了什麼魔，一定要造這種謠言，要是查出來麼，怕得不去坐牢……」

「給多少錢呢？」有一個女人問道：「我只有六池子稻子，我是個寡婦，我這一年就指着這點稻子養命了，他們不能少給罷，他們隊上有錢……」

「我的傻妹妹，」宋有才向人們扮着可笑的面孔，「你還要錢哪，隊上老爺們不要你送禮，你還不得謝萬歲的爺的龍恩，你還想要錢，你不是爲我們司令種的稻子麼！」

這個女人聽了大哭起來了。

「噯呀！我的天呀！我不能活了呀！」

宋得才的諷刺頗惹了衆怒，農民們幾乎要打他一頓，他們不希望這樣的事真是事實，文安窪栽稻子，這可不是年年有，十年不定有一回，那裏可巧就遇上這事。司令也是老百姓出身的，都是周圍本鄉本土的，本地人不會這樣毒辣，他也得要老百姓活着呀。

後來乾粉商人竟跑到宋有才家裏，要拉他去退保。

「七百塊，我保得起嗎？人家到時候衝我要錢，我衝誰要去，我是小買賣人，我的乾粉才五百塊錢的本錢。」

「你不用着急——」，宋有才冷冷的說，「一石稻子就是小一千，我還的了呀，秋天的宋有才可不是春天的宋有才，……你去看春寒裏的莊稼去！」

「那是司令的，司令都要了，誰敢買一顆米粒！」

「司令的，」宋有才大叫道：

「你去問五東家，我租的地，借的錢，司令的，誰是司令，我當了司令先斃了你！」

關於宋有才和宋得才的口角，永遠沒有結果，因為他們是弟兄，宋湜把他伯伯勸走了。

臨秋收的時候才緊張起來，村子裏來了兵「保護」着農民收稻子，農民他們宰了雞，招待副官和排長，兵們押送着稻米到了鎮上。

「你們等過十天來領錢罷！」祕書長對農民們說，「本司令——他就是這種說法——是愛民如子，不能少給錢，這是上邊——就是司令——的意思，等着來領錢，回去罷，好好的等着去罷！」

農民們坐集船回去了，老老實實的，他們永遠是老老實實的。

停在子牙河的糴子船早開走了，文安窪是平靜的，難得的平靜，蘆葦的穗子已經很白，村子邊上還有堆集的稻草，而秋天的雲彩是美麗的，野鴨子在水邊叫着，飛着，嘈雜着，稻田子乾枯了，有被刈得很齊的稻草的根。

七



宋湜到漁船上作工去了，以後就不再知道他的下落。

(三十二年冬於北平)

關永吉 著

秋 初 (短篇集) 新民印書館版

風網船 (短篇集) 文化書局版

北平文章書房經售

北平大佛寺口大街六號

南 北 叢 書

開元著

(詩集)

思 念 集

(即出版) 爲中刷夫。格漢首輯一獨，他位動，從
 讀的精設本更後，，本特淳的的中一五
 者豪緻計書是的是其集詩的厚詩沈有直四
 珍華，裝由新中詩集空深是啓着在運
 愛版是幀歐麗作有約共氣遠出无特文動
 。。戰，陽可，到三分。，色氏殊學以
 可時印荔喜風武十五這有的，地活來

關 永 吉 著

(長篇小說)

牛

(即出版) 更都重動國護，了，小的這，寫以者奇關
 見重加一民。爲不立說評是直着其是材永
 匠新整時雜這千可刻集語袁接現特儀，吉
 心寫理，誌部萬動在在。岸而實出態他氏
 。過，刻連小的搖北北他氏且的的萬作是
 ，有由載說青的方平的對深各技方爲文
 常數作，會年地佔出短作入方術的文壇
 可處者蠶在擁位有版篇者，面，，學的

大 楚 報 社 發 行

大楚報

三大大雜誌

五大叢書

青年文化

新評

(週刊)

論

(半月刊)

文集學刊

(月刊)

新評論叢刊

南北叢書

大楚報快讀文庫

知識文庫

太平洋叢書

報導詳實 言論中正

副刊活潑 定價低廉

中國人的聲音

歡迎直接訂閱

大楚報

全國唯一
代表人民
說話的報紙

大楚報

社會服務委員會

救濟組：救濟貧苦被災民衆。散發棉衣現金口糧

教育組：普遍武漢平民教育。舉辦講座研究學術

保健組：保障市民公共健康。發動各種保健工作

代辦組：代辦各地書報雜誌。供給大衆精神食糧

社

報

楚

大

漢口江漢路

編輯部

漢口交通路

營業部

中華民國三十四年二月一日印刷
中華民國三十四年二月十日發行
一五〇〇冊

大楚報快讀文庫

苗是怎樣的成長

定價 中儲券一五〇元

外埠酌加郵費

作者 關永吉

發行印刷 漢口交通路十八號
大楚報社

發行所 漢口交通路十八號
大楚報社

(版權所有·不准翻印)

#82

777734



大
衆
社
版